

窃笔文丛

无麋岛之夜

池上——著

译林出版社

窈窕
文丛

无麂岛之夜

池上



译林出版社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鹿岛之夜 / 池上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
2018.8

ISBN 978-7-5447-7308-9

I. ①无… II. ①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5818 号

无鹿岛之夜 池 上 / 著

责任编辑 周 璇
装帧设计 @broussaille私制
校 对 孙玉兰
责任印制 颜 亮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 × 1168毫米 1/32
印 张 7.25
插 页 4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308-9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窈窕文丛：爱情一息尚存

贾梦玮

“窈窕文丛”，顾名思义，作者都是女性，是女作家，而且这次基本都是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女作家。关于女作家，关于女性书写，有“女权主义”的说辞，也有女性文学为文学提供了细腻与抒情风格的说法。这两点都有它的理由，但也都可以不管。或者说，“窈窕文丛”的年轻女作家们所提供的，远远不止这些。

我相信，女性所体验的世界一定不同于男性所体验的世界，这是由男女不同的身心所决定的。因此，女性作者一定会为文学共同体提供新的东西。“窈窕文丛”不仅是女性文学，而且要为文学提供新质。就拿经典的女性文学形象来说，目前我所知道的大多为男性作家所创造；但我更愿意信任女作家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。因为，那不是“他者”，而是她们“自己”。“窈窕文丛”为文学世界提供的女性文学形象，如纪米萍、夏肖丹、丁霞、刘

晋芳、商小燕、娜娜、云惠、阮依琴、唐小糖、芸溪、静川、梅林、汪薇……还有好多个“我”与“她”，那些鲜活的女性形象，只有她们才能创造，“她们”身心的千疮百孔，只有她们才能感同身受。阅读“窈窕文丛”，我一次又一次被震撼，我对于“她”的阅读体验，不是同情、怜惜、悲悯等等词汇所能概括的。常常，我觉得我就是“她”，就是“她们”，我居然也可以感同身受。这是文学的魅力，也是文学的命运。

让我这个男性读者觉得遗憾和汗颜的是，“窈窕文丛”中所塑造的男性形象，或萎缩，或无能，或逃避，或不忠，或模糊不清、不负责任，或外强中干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伊甸园至少有一半有坍塌的危险。女人都那样了，男人就没有责任？还有幸福可言？男人都这样了，女人的幸福又从哪儿来？男人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异性环境颓败了，无论男女，他们和她们情将何堪？免不了的，每个人的心上都会有一道或一道道伤口。我们都是伤心之人。文学，某种程度上就是疗伤的艺术。

但是，“窈窕文丛”中所有的故事也都在告诉我：爱情至少一息尚存。“窈窕文丛”的每部作品中，有一万条否定爱情的理由，可是爱情还是在那儿，无法否认。倘若本体意义上的爱情已经死亡，“窈窕文丛”中的那些女性，也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深创与剧痛。爱情似乎是痛苦之源，但也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。

广义上的“爱”和“情”是世界的本源。“窈窕文丛”中的作品，也有不以两性关系为描写中心的，而是更多关注底层人物粗砺、绝望的人生，像冰冷的石头和灰扑扑的尘土一样的命运。

“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。”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话颇堪玩味。她还说：“心灵要有男女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艺术的创造，必须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结成美满的婚姻，整个心房必须大敞四开，才能感觉到作家是在美满地交流他的经验。”弗吉尼亚·伍尔夫被“女权主义”时而认作同道时而认作敌人。我只知道，男人和女人有着更宽广意义上的共同命运。

美貌曰“窈”，美心曰“窕”；美状曰“窈”，善心曰“窕”。“窈窕”形容的是女子仪表心灵兼美的样子，丛书以此命名，编者和出版人的美好愿望可以想见。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说好的“君子”呢？“窈窕文丛”既是给女人的，也是给那些男人的。

给“爱”机会，让“爱”创造。

目录

I	无麋岛之夜
21	这半生
75	桃花渡
119	在长乐镇
149	静川
187	无影人

无麋岛之夜

丁丰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牛丽莎。丁丰站在住院部一楼的电梯前，四周来来往往的都是人。他和牛丽莎中间隔了好几个人头，要不是她无意往后探了下脑袋，他根本不会看到她。她穿一件铁锈红的外套，头发大概是很久以前烫的，东一簇西一缕地乱卷着。他微微张了下口，想不好到底要不要叫她。电梯门叮的一声开了，人群推搡着朝电梯走去。她的脸像是抽了下，回过头，跟在了人群后面。他望着她的背影，犹疑了会儿，还是进去了。

电梯里有些闷。七八只手在那些数字键上不停地按着。他没有按。他要去的是八楼，他的一个亲戚在这里动了手术，便过来看看。电梯在二楼停下了，她没有出去。接着是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。几乎每上一层，电梯都要停上一停。他看着那个上升的红色数字，边观察出去的人群。他想，她要去的是几层呢？

那个数字最后显示为十七楼。他皱了皱眉，随着电梯上到了最高层，再若上去般降一层停一层地下到了八层。整个探访，他都显得心不在焉。他按例问了亲戚的状况，更多的时间则在胡乱地思考。等好不容易坐满半个小时，他终于得以进入电梯，重新上到了十七层。

这一层主管神经外科。电梯上方的那块蓝色牌子清楚地标明了每一层的情况，早在她出去时，他就注意到了。出了电梯门，再朝左拐，是一个半环形的护士台。一个护士正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。他走了过去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打听一个人。护士把头抬起来了，谁？他思索了两秒钟，报出了老 K 的大名。

护士把头低下了，她开始打起字来。一七〇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。哦。这么说，真的是他。他又默念了遍那个名字，问，他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？护士有些不耐烦了，她扫了下电脑，说，上个礼拜的事了。你待会儿进去问下，不就知道了？他没再说话，掉转头，从原路退了出去。

二

说起来，丁丰和牛丽莎还是老 K 介绍认识的。当时，老 K 正疯狂地追求牛丽莎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。原来牛丽莎有个好朋友叫林西。据老 K 讲，她俩一起上下班，一起吃饭、散步，好得就像对连体婴儿。有这样好的朋友，当然是好，可问题是，每次老 K 约牛丽莎出来，最后总能看到林西的身影。走路要跟，吃饭要跟，说话也要跟。更可气的是，她永远都冷着张脸，仿佛全世界都欠了她一屁股钱似的。有这样的人在，还怎么谈恋爱？老 K 最后这样说。

这事听上去确实叫人头疼，但他不明白老 K 为什么找他帮忙。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嘛，老 K 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女人为什么会横竖看我不顺眼？因为——她难看得要死（老 K 把“难看得要死”这几个字拖得特别长，他甚至可以轻易地想象出那个女人的模样），没人追，就把气都撒在我身上了。所以，只要你出面，把她收服，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。

他的眼睛瞪直了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同那个女人谈恋爱？他虽然不像老 K 有那么好的女人缘，但那样一个丑女人，他是情愿不

要的。

老 K 急了，也不是真的要你同她谈恋爱，就是装一下嘛，或者，你想办法把她支开，让我和丽莎有单独相处的时间。怎么样？就当是帮兄弟我一个忙，还不行吗？

三

浅蓝的及膝长裙，大红的方口皮鞋，一张标准的鹅蛋脸，笑起来，眼睛弯弯的，像是一对月牙。丁丰望着牛丽莎，心想这样的女孩的确很容易叫人心动。他还想，如果不是老 K 先认识了她，那么，他也很有可能喜欢上她的。

而她边上那位明显就要难看得多了。方脸，蘑菇头，本就不高的鼻子上还架有一副厚厚的眼镜。等大家相互介绍完自己，她也没有说话。她似乎并不打算开口。还是牛丽莎替她解的围，这是我朋友，林西。牛丽莎微笑着对他们说。

丁丰知道不少女孩，相貌平平，成天黏在那些漂亮女生的后面。她们就像是月亮边上的星星，黯淡，肃寂，倘使有人稍稍注意到她们一点，她们都会为之激动不已。但她显然不是。那次见面以后，他们又见了两次。她的态度并不比头一次好多少。他试着同她讲笑话，说一些好听的话恭维她，甚至，在老 K 的怂恿下（这是老 K 的拿手好戏），他还买了份小礼物送她。那是个淡粉色的蝴蝶发夹，他挑选的时候，店主同他一再强调，这是他店里卖得最好的货，你女朋友肯定会喜欢。店主这样同他说。但她收到

后，连看也没看就给扔了。

好歹也是人家的心意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牛丽莎不高兴了。但林西只是紧闭着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冷冷地说道，反正，我又用不着。

死三八。等她们一走，老 K 骂骂咧咧起来。他没有附和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桩。那是在林西丢掉那个蝴蝶发夹之后，他们四个人一起走在马路上。忽地，她停了下来。她左脚的球鞋带松了，得蹲下来重新把它系好。

牛丽莎和老 K 还在往前走着，他们从刚刚起就一直在讨论最近的一部电视剧。这倒是给了他机会。你是左撇子？他试着用自然点的方式和她搭讪。她的手停了下来，是。上次见面，我就注意到了。他以为她会顺着往下说点什么，但她没有。她把鞋带系好，站了起来。

我和莎莎认识快二十年了。她突然说。她赤脚学走路那会儿，我就已经认识她了。一时间，他不得这些话的要领，只是茫然地望着她。所以——她却朝他笑了下。那种笑，就像是在大冬天里冷不防掉进了一个冰窟窿，他只觉得刺骨——你以为我会让她和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？

四

不可否认，每座城市几乎都有这样一群人：喜欢喝酒、抽烟、打牌，还时不时地因为一些事情打上一架。不过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无业游民，就好比老 K，他是有工作的，他是水泥

厂的货车司机。有次，他打牌摸中了七张 K，他的名号就这样被传开了。

他们当然算不上本分，但也不算什么地痞流氓。还有一点，林西也搞混了。丁丰其实并不属于那一类人，平日里，他烟酒不沾，要不是因为和老 K 的交情（他们同在水泥厂工作），他才懒得帮这个忙。

不过，事情的关键在于林西对他们已然抱有一种成见（他不知道那种成见是怎么形成的）。并且，以他的观察，这种成见还会继续下去，绝不可能因为他的解释而减轻半分。除非趁林西生病，再约牛丽莎。他这样同老 K 说。但老 K 显然没了耐心，他开始着手另一个计划。在那个计划里，他们将在早上出发，坐船到达一个叫无麋岛的小岛。他们会在岛上留宿一晚，欣赏环绕小岛的一江碧水以及岛上烂漫的桃花林。

这计划听上去不赖，但要过夜，可能性便小了许多。更何况，就算牛丽莎答应，林西也一定会随行。那么，这个计划又有什么用呢？老 K 显得颇有信心，这你就不懂了，之前我们为什么不能支开那个死女人？还不是因为时间太少。那么丁点的见面时间能干什么？但这次不同，我们有整整两天的时间。只要丽莎同意，我就不信会没有机会。

五

无麋岛过去是个荒岛。本世纪初，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发展旅

游业。县里有人在岛上新种了十多棵桃树，又盖了家旅馆，便算是落成了一个景点。

丁丰他们到达无麋岛是下午两点。前一天夜里岛上下了雨，本就不太茂盛的桃花被打落了一地，看上去更是稀稀拉拉。小岛的四面则是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江，他们坐船来的时候就看到了。江面不宽，浑浊的水面上不时漂过几只白色的垃圾袋。

他们在岛上走了一会，发现那十几株桃树便是“桃花林”的全部。再往左走是一家旅馆。这是岛上唯一的旅馆，分上下两层。底下的一层，灰黑的水泥地上摆有三张八仙桌。一个农妇梳着个大辫子，正坐在其中一张八仙桌旁剥脚皮。见有人来了，把脚往水泥地上一放，招呼了起来。你们是吃饭还是住宿？她甚至都没擦一下手便拎起了边上的一捆芹菜。我们这里的菜都是自家种的，还有江里的鱼，新鲜得很。

牛丽莎的鼻子皱了一下，她是在老 K 的鼓动下才来这里的。老 K 说，什么叫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”，什么叫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境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老 K 把无麋岛吹得神乎其神，她和家里人撒了谎，说单位有活动才来的这里。她边上的林西则黑着张脸——此前，她一直劝牛丽莎别来，可牛丽莎就是不听——现在，她的嘴角微微往上倾斜了点，似乎在等着看一场好戏。

丁丰看到老 K 的手捏成了两个拳头。老 K 有个毛病，一发火两只手就会不自主地收紧。事实上，关于这个小岛，他知道的不会比他们三个更多。他是在一张报纸的右下角看到这个小岛的，上面写着：小岛地处他们所在城市下边的 S 县，是近年来 S

县重点打造的原生态岛屿。小岛的四面环绕着一江碧水，岛上还种有一片美丽的桃花林。他错就错在轻信了那个狗屁的广告。他应该事先踩个点，或者哪怕向周围的人打听下也行，说不定就有人告诉他了。可他那时搜肠刮肚所想的是怎么让牛丽莎答应跟他来，又哪里会想到这些？

老 K 把拳头捏得更紧了。他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踱了几遍，终于将目光停在了贴在大门口的一张纸上。那是张普通大小的纸，看上去灰塌塌的。他瞅了瞅那张纸，又瞅了瞅农妇，问，你们这儿能野炊？

六

野炊的地点在“桃花林”的右边。那儿有一大片空地，再过去则是座小山。山上种有松树、水杉树，还有其他叫不出名字的书。这些树大概有些年头了，看上去很是茂密。

老 K 手里拿着个锅子，丁丰拎着一小壶油、米和鱼。鱼是农妇洗干净了，现剖的。她边洗边说，这是今天早上才抓到的，保准你们吃了叫好。老 K 的劲头上来了，“桃花林”和“一江碧水”虽名不副实，但能野炊总还是不错的。他在烹饪上向来很有一手，正好可以借此展示一番。牛丽莎的心情也好了一些。不过，她不喜欢有人的地方。

他们朝着里面又走了一段（那片空地上站着几个人），直到四周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人影。远处，西沉的太阳，墨绿色的山同脚

下大片灰褐色的土地使得一切都显得静谧无比。一阵风吹过，还能听到从山上传来的时断时续的松涛声。老 K 和丁丰负责搭灶，两个女孩则帮忙捡石头。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那件事，丁丰甚至觉得这会是个不错的夜晚。

后来的那件事，究竟是怎么开始的？先是附近的树枝偏潮湿，火怎么都生不起来。老 K 的意思是去山上找点干树枝来。丁丰和牛丽莎都说好。但就在大家准备去山上时，一直不响的林西说话了。我走不动了。林西把两条腿盘在了地上。行。那我们去，你在这里休息好了。老 K 尽量不动声色。

林西却并不领情，这破地方是你挑的，“野炊”的主意也是你出的，凭什么要大家跟你去？牛丽莎的脸挂不住了，她扯了扯林西的衣摆。林西不说话了。丁丰没有料到林西会这样讲，但他亦不想吵架。他拍了拍老 K 的肩膀，意思是，他俩一块儿走。但老 K 已然被激怒了。不用了，老 K 说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

七

站在山的路口往里看，只见两边树木参天。脚下，一条不宽的泥路，蜿蜒着伸向前方。泥路上杂草丛生，丁丰踩过时，几只虫子在他的脚边灵敏地跳开了。他又往前走了一百来米，发现前方多出一条岔路来。

丁丰是来找老 K 的。二十分钟前，老 K 独自一人上了山。